



北夢瑣言卷之十一

富春孫光憲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  
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  
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  
宰臣言政事卽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球鬪  
鷄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作  
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  
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





所好優劣卽聖政可知也

太尉李德裕神切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

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

嗜何書意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

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痴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

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

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

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切敏

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相臣奏

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

免其賦爾等每于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

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

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葆子同寮嘗買一莊

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

券見拒爾後子孫爲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

爾庶寮胡爲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

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異方



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  
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仙跡招提山古棄廢之地並令  
復之委長史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  
妄度也懿宗卽位唯以崇佛爲事相國蕭倣裴坦  
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玄祖之  
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公百世  
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  
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  
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

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  
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末年  
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宴駕識者謂大之兆也

唐大中年兖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  
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  
驍雄軍健李玄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  
遂與李玄慶休親截髮往慶州杜懷安鎮收父  
遺骸到兖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葬訖便於  
塋內築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烈而



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煖玉棋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煖者言冬煖夏涼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荅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

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此夷人也猶不可輕况中國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棋其力粗贍安輒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杜牖下俟我筭路然後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見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棋何不獻効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金十錠獲免良可笑也

親杜陽雜編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  
 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  
 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  
 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  
 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  
 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  
 所以為經當以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  
 與司馬遷班固等取列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  
 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究竟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

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陳工部義  
 同葆光子同察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元凱  
 之謬條緒甚多人咸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  
 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大和  
 中為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于  
 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  
 別今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盈  
 其籍笥没于塵坌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



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  
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盡皆忌之咸曰  
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  
用爲時所排此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爲卿相知人  
皆惜之葆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傳舉類而  
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  
孺爲言楊牛卽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  
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業之間

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  
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  
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  
人御史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  
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  
中初卒未賜謚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謚曰簡白  
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  
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自然  
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紀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



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如善牛相  
不罹大禍亦幸而免

見唐語林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瀉應進士舉在父  
未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述瀉  
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  
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  
弄文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下御史臺  
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  
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

和史又言賂遺闈官殊不似德裕立功於國自儉  
立身掎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岩廟別無所長  
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殆難比焉

唐大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  
才思時中人賫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爲  
謂日子可爲我草表能立就或歸以創之三復曰  
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  
魚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  
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



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紀三生事云曾爲馬  
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  
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轍石必去之其家不  
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  
表雪德裕以朱崖神視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

大夫美之

見唐語林

杜邠公恂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畿令恂尚  
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  
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于恂曰公

以碩大敦龐之德生于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  
隆顯極言譏之文多不錄時人號爲秃角犀凡蒞  
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  
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已無功於國無德於民  
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唐文宗皇帝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  
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  
希及正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謩右補闕  
委舍人善爲之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

家書悉無唯有文貞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  
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  
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第一終

北夢瑣言卷第二

富春孫光憲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  
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  
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  
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  
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  
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  
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



北齊書  
卷二  
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孟子  
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  
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疏及楊墨蹂踐釋老故  
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  
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則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先字  
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  
醉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未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  
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  
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

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  
文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冠中遇害其子爲  
錢尚父吳越相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  
其子瀉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疏之  
宣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寃其略云一  
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  
謂臣弱臣非羹酒羹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  
已之短取諂于人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温岐對以



其事出南華且曰非辭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  
時宜覽古絢蓋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  
會宣宗私行爲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  
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  
絢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  
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  
之官止使下員外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絢畢竟無  
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思無以報底是事柴荆以三  
才子怨望卽知絢之遺賢矣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卽王武  
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  
樹暮集簷下有異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  
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廻在中路  
以酒困寢於路隅忽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  
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  
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  
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  
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以於室是



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  
樹婆娑暗比舍矣墅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  
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  
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焉庭湊清儉公正忠於  
朝廷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爲鎮帥至朱梁時王鎔  
封趙王爲部將張文禮滅之

唐馬植相公會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  
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遠出而屬  
南蠻六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

先是荆徐間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  
二千沒於蠻鄉有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  
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懼者闔則退武者兵  
蓋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瘡分爲  
猛士祿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爲萬騎風住  
爲一川肉時有殘卒迴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  
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  
流悠悠賴川綠吟此詩以見失於授任爲國家生  
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  
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  
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  
石限橫津纜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  
聽之乃召工者啗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  
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  
知其詳葆光子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碣爲  
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卽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  
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起山

高觀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  
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于時錄奏  
賜名甘棠港卽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恠焉亦號此  
地爲天威路實神功也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者公乘億賦  
詩三百首人多書于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  
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  
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  
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



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  
倉又云鋤禾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食粒  
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  
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爇  
綺羅筵只爇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  
旨盛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葆光子嘗有同寮示  
我調舉時詩卷內一句科松爲蔭花因譏之曰賈  
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與賈生春  
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牡丹宴欄中有兩松一植

立命斧砍之以其蔭花此侯席上於是有德色默  
不敢答亦可知也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敷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  
重之曾爲詩寫于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  
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  
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三百貫給  
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爲僕妾所有老年寒  
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  
分俸利其苟得此爲短也葆光子曰士人之家唯

耻貨殖至於荷畚執耒灌園鬻蔬未有祿代耕豈  
空器而爲養安可忘甘旨不迨晨昏今之世祿囂  
薄不能搏節稍豐則飫其狗彘少歛則困彼妻孥  
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儻德望  
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第二

北夢瑣言卷第三

富春孫光憲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于時朝眷  
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  
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  
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  
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  
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諭其旨復遣親吏  
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又接



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爲狀頭及第  
論曰盧雖受知於帝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唐相畢誠吳鄉人詞賦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  
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爲改名以期亨達此  
朝士譏其醜賈之了請改爲誠字相國忻然受而  
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  
集也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  
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食爲寺僧所厭自

此乃齋後扣鍾異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  
座連出大鎖拜荆土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  
闍黎飯後鍾盃爲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  
濯足徐相商致書相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  
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  
墜井每及朝士之明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  
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王播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詩  
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



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謹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磬折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債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却固不能爲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慙謝曰其官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已藏之于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撲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

却正脚

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棕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爲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蒞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自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舛踏人有從劍門拾得裹漆器文



書乃成具獄案牘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

未嘗為賢時號

秃角犀

李太師光顏以大勲康國品位穹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嘉婿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常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卽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

難之勳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拔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壻王謝何其遠哉

王特尚書與太師宅重疊姻戚常語之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寢中見先靈也食飢飢麵不過十八片曾典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閹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卽不造郡齋琅邪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



北齊書 卷三  
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爲司空  
琅邪知有此說因召一榜人開筵宣言於衆曰某  
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  
是聲彩益振爾後爲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携訪之  
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  
未可嘆途窮其爲名德所重如此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  
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滎陽竒之勉以  
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執具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

歷臺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  
理評事日餽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食  
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游寺見此  
文卷甚竒之怜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人  
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  
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  
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客呼相國爲  
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卽作宰相  
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



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王屋巨一重人細話之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

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日程

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

趙令公家庭有穠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

氣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

曰無之趙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

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

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凡士之

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

隨人而效之向者槐棗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

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隴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天水事得

於長陽宰康張甚詳悉也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

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

讚螺唄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悉

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

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



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為寨凌脅  
州將果叶渤海之言

得於資中  
處士土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  
之才鎮渚宮為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  
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  
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  
杜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  
公亦大笑之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  
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汚鋒刃於

是弃關隨僖皇播遷于蜀再授以都統收復京都大  
勲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不過江南太尉不能  
拒捍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有詩  
其要云勅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志

在其中也

黃巢起廣州自號我軍百萬都統上表  
先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僮便歸降必有

陞獎朝  
廷耻笑

唐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  
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  
女懷擲果之美雖衛玠潘岳不足為之比善巾裹



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於衆也閭巷有炫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鬻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雨江南岼至今播於倡樓也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禮異李勳尚書先德爲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子第亦負文

藻潛慕進修因捨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

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

莫言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某今自見其人質清秀

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

座先德俾罷職司閑居勿妨今子脩進爾後果策

名第敷歷清顯出爲鄆州節度

八座事得之王屋山僧匡一甚詳近代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敷歷清顯

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



荆南榮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榮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嘆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榮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盃杜預征南蛇吐之類

唐相國常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

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內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篋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乃無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勉旃遽命盛以竹籠



沉於漢江由是其儕揚息各務戢歛 崔珏侍御  
家寄荊州二子兇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  
二男荊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  
畏慎每夜溫漉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  
日爲洗足中尉以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  
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  
廝僕之役乃脫履呈之中尉嘆美謂曰汝但忠孝  
我終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爲盧

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西川山南  
三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  
祥瑞譏之也 厲圖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  
魯欲延辟之圖南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  
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  
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爲成都少  
尹常出輕言爲行魯酖殺之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  
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溫



顏恤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麵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臠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使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惜哉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紫

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卽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中重於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邈乃父之緒言紊先王之舊制報本之敬能便廢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說時未論也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暹羅國起樓厚齋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



府叅軍恩地卽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  
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牒  
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  
於通衢遇友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  
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滎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  
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泊制  
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  
自霸橋乘肩輿門生成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  
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中

間有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  
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  
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求脩自  
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  
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虫謂鬻莊  
而食也第二變爲嘉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  
大虫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



時號爲浮薄相國夏侯攷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略同因季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侯其去後命水滌門闕薛監知而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攷出鎮魏相暮登庸方徵拜而殞於郡愚曾有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民爲此輩笞撻又觀優云緋胡拚宰莽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

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爲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郵亭迴望而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

澧州老軍將周

藹舊曾朕事備言之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乎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掃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進脩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餼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螂賦大行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



下酒柿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  
獎訓之力也後爲白中令子婿西川副使連典彭  
漢兩郡而終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  
苦蕒餽籩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  
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朝中聞而哂之又  
鎮番禹効吳隱之爲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顛俟濡  
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  
靈襯經渚宮家人鬻璽毋玳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唐趙大夫崇疑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  
風也標質堂堂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  
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  
代已也世亦以此少之 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  
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  
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  
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叅禪訪道抗跡塵外  
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  
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



北夢瑣言 卷三  
際會蓋爲天水拒奔竟爲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第四

富春孫光憲

唐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勲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  
前後垂鏡以整冠櫛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  
胤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  
規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矍  
但有顰蹙豈可答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  
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俛首  
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杜



洪念公郊迓以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惜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麓官也名與似真拋却賴有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爲麓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橐鞬衆諸幕客幕客恠驚八座曰俾渠消災時人以爲輕薄也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乎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話於親友曰凡人許已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廝僕輩紛詬毆拽仆于面前相國凝然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卽方寸自撓矣其偉度皆此類也相國會乘輅至蜀詣杜光庭先生受錄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樓之約爾後雖登宰輔竟出官於南岳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劾浮



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羅穀水白  
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唐柳大夫玳清直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  
詣東川庭叅具橐鞬元戎顧相彥朗堅却之亞台  
曰朝廷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  
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曆秀才者卽都校牟居  
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飾甚勤甥  
姪同行以爲牟子卷軸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故  
多士豪儒起斯乃衙押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

渠卽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  
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唐末朝廷圖太原不克以宰相張濬爲都統華帥韓  
建爲副使澤路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  
楊復恭與張相不叶逗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  
張相爲綉州牧孫尚書爲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  
公克用以奴犬待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  
楚而鋸齒不行八座乃謂曰死狗奴解人須用板  
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鋸方行



未絕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  
必有勇也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驍暴  
之聲天下咸聞焉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受戮  
日悼惶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孫帥  
何勇怯之不侔也

孫揆尚書少年不慧涕淚狼籍  
蒙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非  
唯時俊乃  
烈士也

唐崔相國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官寺持法華經僧  
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  
姪娘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

之乃召魯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  
載誕日腋下有一文相次分明卽瓦官僧名也因命  
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  
掌其額謂曰旣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  
卽相國胤也崔事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  
曰喜見未聞言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饍頭以  
爲珍美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饍  
頭也杜函公每早食饋飯輒脯崔侍中安潛好看



開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  
穀堆不亦遠邪

唐宰相誠家本寒微其渭陽為太湖縣伍伯伍伯即今號雜

職行杖者相國耻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

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叅辭特於私第延

坐與語期為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

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

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

關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

聞相國嘆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

庾公傳素與其從弟疑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

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為楊

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

冒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

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捨縣役

亦畢舅之次也

唐楊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

極宮弘農甚思見之而潁川輒便他適乃謂道士



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  
而州將擁旆而至方遂披揖弘農曰嚮風久矣幸  
獲祇奉敢以將來祿筭爲請勿迂造次潁川呼人  
爲卿乃謂州牧曰卿三爲刺史了更無言州牧不  
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爲終  
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諭其言無何又授此州  
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邦三  
爲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玘爲愚話之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迴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

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  
允爾後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  
以打球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  
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  
城縣彌勒會祆人彌勒會北中金剛禪也窺此聲勢

唐山東盜起時車駕必謀幸蜀乃僞作陳僕射  
行李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祆共翼佐之  
軍府未諭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  
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間而真陳僕



射亦連轡而至其祿人等悉擒縛而俟命潁川俾  
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僕射由闔官之力無肩塵之  
効盜處方鎮始爲祿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  
幸也

唐李相礪高才與學冠絕群彥爲朋黨所排洎登岩  
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  
龜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  
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醜乃作鸚鵡杯賦醜詞  
許切人謂寒心朝士有識者閱其表曰何必多言

但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

以爲然

倒策側  
龜未曉

唐蔡荆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彥暉知

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淑向  
已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卽席  
約今勿起二顧惶惑莫論其意八座勉之曰公第  
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  
因遷其職級洎黃寇犯闕顧彥朗領本軍立收復  
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爲



北夢瑣言 卷四 七  
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  
大顧薨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唐陸相辰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于  
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爾後在翰  
林暑月苦於鬱蒸同列譏之曰今日好造天榜以  
其進取非時也然相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  
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卽相國洎希聲及威三人也  
盧相光啓先人伏法爾後弟兄脩飾赴舉因謂親知  
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取多塗策名後

敷歷臺省受知如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  
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効之蓋八行  
重疊別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  
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皆法於范陽公爾其族弟  
汝弼嘗爲張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  
子之流離自朱邪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邪赤  
子供我之筆也俊邁亦有族昆之風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常公昭度以文  
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



北夢瑣言 卷四  
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  
雖愧荒拙敢不着力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  
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  
于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散版出官寓於  
江陵爲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  
又祭陸龜蒙文卽云海內文章止魯望而已自相  
矛盾于時不免識者所譏

唐荆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  
荒解劉說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爲破天荒爾來余

知古關圖常脩乃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  
上科關卽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  
爲其張筵乃指盤上醬醢戲老校曰要校卒爲者  
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卒爲者也席人大噓  
關圖妻卽常脩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唐荆州成令公泐領蔡州軍戍江陵爲節度時張瓚  
謀害之遂率本都部奔於秭歸一夜爲巨蛇繞身  
幾至于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惟命逡巡蛇亦亡  
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士卒泐流而鎮渚宮尋授



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  
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

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今有孔目官賀隱

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為腹心凡有關政賴

其規贊自賀隱物故率由資襟加以騁辯凌人又

多矜伐為識者所鄙婦翁竺知童乃餅匠也言多

不遜又元子微過皆手刃之竟無胤嗣樓舡之役

幕僚結舌終鄂渚之敗惜哉

唐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曰身未有名第時

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

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

駕前待爾破賊迴顧乃是此道士相國曰某一布

衣耳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士勉其入蜀適遇相

國聖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

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

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

每入朝省弄笏而行傍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



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  
某乃受恩爾後不請弄笏與唱浣溪紗卽其幸甚  
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薛公知  
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公罪於是下  
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  
捨之 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  
中使院小吏羅九臯巾裏步履有似裴條中巖遙  
見促召衫帶遍視方知其非因答之

唐張策早爲僧敗道歸俗後爲梁相先在華山雲臺

哉

唐柳玘大夫之任瀘州沂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  
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  
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掉扁舟被褐衫把杖子  
迎接叅狀云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隸屬  
邑恠而辭之師儒曰蜀亂離其懷集鄉人拒他盜  
非敢僭幸妄徼戎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  
於寨中供億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  
素心亞台悉爲和之睹其清儉不覺嗟嘆曰我他



年若登廊廟必爲斯人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真也

禪門有祖胤圖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進士有登科記懷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誤後人良可恠也唐進士宇文勗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焰能爲人致登第勗嫁女與璠璠爲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說卽其中表甚鄙之因

觀脩業觀側有莊其弟簠亦輕易道教因脫褻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爲我掌之須臾精神恍忽似遭歐擊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洩之狀歸至別業而卒斯人也必黨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殛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真君石函事同

開石函爲冥官所錄奪筭見宣室志

李載仁郎

中目睹爲愚話之

唐柳僕射仲賢鎮鄴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城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



溪女僧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  
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  
窺窻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窻下過召俾  
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  
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色聲而什似中風恙命扶之而  
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  
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爲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  
能事賣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也清族之家  
率由禮則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爲婢僕所譏宜矣

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焚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  
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  
爲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葆光  
子嘗試一僧備諳謬妄一旦擁徒說法自言出世  
安知他日不預祖胤乎是則宇文翊登科後人何  
以知之悲夫

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  
時號曰溫李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  
作賦凡八义手而入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



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  
 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温  
 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  
 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雲乃  
 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温以  
 蒼耳子為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  
 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  
 由是疎之温亦有言云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  
 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顏傲然而

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  
 非文彦薄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為方城縣尉其制  
 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  
 文章何以補之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  
 云竟流落而死也杜函公自西川除海淮温庭雲  
 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鑪前金線柳隋家  
 堤畔錦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  
 函公聞之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微云温舅曾於江  
 淮為親表檣樅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場多



爲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舖席授庭雲不  
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  
是文賦托於學士某今歲場中金無假託學士勉  
旃因遣之由是不得如意也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  
也少爲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貂素  
以豪俠聞知崔有顏色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  
其存沒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  
偕歸崔門曰昔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

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

此事鳳翔楊少尹  
說之甚詳近代江

南鍾令內子乃盧肇員外之女也亂離失身弟兄  
有在班行者耻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殺而偶非  
丈夫也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壇群  
僧調之乃自巔仆此乃脩道而靈官所衛也末山

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峰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

夜挾刃入禪堂欲行強暴尼憚死矢志隱峰取去

禪衣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王部將張

勅暴橫鞭人之曾與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

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

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沉於墓願津崔氏女末



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  
尼以守戒而隕命是知女子脩道亦似一段障難  
而况冶容誨淫者哉孫蔡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  
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携之室女失  
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  
平康之游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  
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  
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

常預賓次或呼藝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籍牛乃  
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有牛意是無牛  
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  
識牛謂我是村夫卽識牛渠則不識耳如此輕薄  
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解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裴聚之子禘之姪文章秀  
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巢  
亂離莫知存沒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  
以曙未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贇侍



北夢瑣言 卷四  
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  
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  
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  
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哈是知虛名  
不足定人優劣矧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青  
瑣鸞飛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又  
有鄠郊賦叙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  
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第四



